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十三回 歸故里父子受榮祿

卻說梅花村王府工竣，柳毅入朝謝恩，肅宗加九錫，賜彩田。令柳萼兄弟回家，終養柳毅。父子拜闕出朝，擇期歸里。自上諸王，下及百官，阻道奉侍者，莫計其數。柳毅向二子道：「衣錦而歸故里，人生誠為快事。可惜你兩位母親不得親見我如此榮耀，想來未免心傷。」柳萼答道：「到得家時，孩兒兄弟兩人一起洞庭，一往山陰。苦苦哀求兩位母親，亦斷無不回來之理。」行不月餘，已是梅花村前。柳毅先拜謝程惠心，然後到了王府門首。下得轎來，步入宅中。抬頭看時，兩位夫人從東、西兩樓內走出，下階迎道：「老爺征塵況瘁，妾等久候多時了。」柳毅一見大喜，稱道：「賢妻去來不測，真神人也。」令柳萼、柳華各領媳婦，參拜婆婆。二位娘子見了兩位夫人，亦甚為驚訝。從此一家團圓，拜謝天地。莊鄉親友來拜看望者，絡繹不絕，較昔日大不相同，這正是：

時當無須送炭日，來者盡是添花人。

一日，有看門的忽來稟報：「外面有一位官長並一位太太，坐兩乘大轎而來，說係王爺的親眷，住在洞庭湖邊，特來拜賀。叫小人先來稟知。」柳毅著柳萼出來迎接，乃是洞庭君夫婦。柳毅聞說，親接到大堂階下，讓到內宅相會。洞庭君道：「賢婿衣錦榮歸，愚夫婦未能早來相賀，有罪，有罪！」柳毅答道：「小婿幸托岳丈福力，叨膺王家爵賞。又勞遠來看望，如何敢當！」柳毅拜倒在地，洞庭君亦為答禮。螭娘同虬兒出來，參拜了爹娘。洞庭君向辰夫人道：「寅氏姐姐，真堪與吾兒並肩。」辰夫人道：「寅太太是何等人物，自應有此異女。」虬兒道：「孩兒視姐姐相遜遠矣！爹娘何得如此過獎！」到了午間，就在螭娘樓中設席，款待洞庭君夫婦。

到了日夕，見一乘駝轎，裡邊坐著位華貴夫人，男僕女童跟有七八個人。來到王府門口，向看門的說道：「山陰寅老太太到了！進去先通報一聲。」看門的進來一稟，螭娘向虬兒道：「娘家母親來了，咱作速出去相迎。」虬兒跟定螭娘，迎出儀門以外。寅夫人已竟下轎，走到大門裡邊。螭娘道：「兒等不知母親下降，未免失誤遠迎。」寅夫人道：「老身猝然相顧，你們那裡知道！」正才說道，柳毅也從裡邊迎出。

到了中樓，寅夫人看見辰太太，問虬兒道：「這位貴客是誰？」虬兒答道：「是辰家母親，也是今日才來的。」寅夫人道：「平日未曾見過，親家千萬莫怪！」當下兩個重新見禮，螭娘同虬兒一齊過來參拜了寅夫人。寅夫人向螭娘說道：「小女素少教訓，諸般全望姐姐領料。」螭娘答道：「妹子諸事練達，遠勝孩兒百倍。」虬兒道：「姐姐性格寬和，孩兒蒙顧多矣！一言難盡。」寅夫人又拜謝了螭娘，辰夫人道：「親家太多禮了！他姊妹們相處甚得，你我做娘的何須過為掛念！」

剛才說完，柳毅進來參拜寅氏夫人。寅夫人道：「賢婿如此顯貴，老身怎敢當禮！」柳毅倒身下拜，寅夫人也同拜了。洞庭君要請見寅夫人，寅夫人全然不避。相見禮畢，洞庭君退出，別室坐下，向柳毅說道：「寅夫人滿面祥光，真乃蓬瀛人物！賢婿毋得以泛常女流視之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微岳丈相囑，小婿早不敢以凡庸相待。」到了次日，洞庭君先告辭而歸。留下辰太太和寅氏夫人少住半年，一並回去。

看門人又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一位貴客來拜王爺。」柳毅聽說，在中堂相候，著人請進，卻是錢塘君辰杰。柳毅遠遠望見，連忙降階相迎。彼此攜手，進了中堂，相見敘禮坐定，錢塘君道：「賢姪坦位列鼎鉉，老夫告叨榮耀。」柳毅答道：「愚姪婿仗托叔嶽山門，幸獲蒙恩朝廷，幾不勝任多矣！」錢塘君道：「賢姪坦不必過謙！昔年間游洞庭時，我所說上山伏虎豹，下海擒蛟龍，以此揚名當代。這幾句話可落空否？」柳毅道：「叔岳所言果然不謬。」彼此大笑。螭娘同虬兒出來參拜了叔父，設席款待。錢塘君僅住一宿而去。

卻說柳毅回家住了半年，啟了一本，請追封先代並嫡妻賈氏。疏上，批准：

誥封柳潔為樂善王；誥封莊氏為淑德夫人；誥封嫡妻賈氏為淑懿夫人。

皇上發帑銀千兩，令其建坊。柳毅入朝謝恩，肅宗厚加賞賜而歸。

螭娘勸柳毅把賈慶長二子招到府來，照管成名，聘娶了范維寶二女為妻。柳毅念他父親修橋濟人，致有此報。就僱覓工夫，把橋重修了一番。刻石於上額，其橋曰「普濟橋」。

一日，辰太太、寅夫人在樓上奕棋，忽一女僕進來說道：「看門的請辰老太太，有要事相稟。」辰太太下的樓來，看門人稟道：「外邊有個黑長漢子，領著一個女人，卻甚爽利。說他姓熊名良，住在蟠龍山內。夫婦兩人度日不過，要投在王爺府下為奴。但恐二太太不容，先央辰老太太給他說個人情。」辰太太道：「為人方便，自是好事。叫他進來，我再問他。」看門人回信熊良，辰太太隨後步至中堂。熊良夫婦跟著看門人走進堂前，一見辰太太，夫婦兩個一齊跪下磕頭。辰太太問道：「你夫婦兩個正當壯年，為何要投在柳府門下作僕？」熊良回道：「小人住在荒山，衣食不給，故願投為奴，以效奔走。因往年得罪過二太太與寅老太太，特央辰老太太替小人講個情面，王爺那邊就易說了。」辰太太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外面伺候！」

卻說辰太太回到樓上，把熊良求情一事向寅夫人一說。寅夫人道：「這是蟠龍山住的熊大王，他頗有些道業。他的女人名為靈狐，也是修煉了多年的一個狐仙。今日來投，並非真心為奴，實是要借此階梯，同歸正果。君子從來與人為善，女兒雖係無知，斷不咎其既往。只要他小心辦事罷了！」當下就同辰太太把柳毅請到樓上，將熊良夫婦願投為奴之事逐一說明。柳前答道：「既兩位岳母舉薦，小婿那有不收之理！」辰太太復至中堂，叫過熊良夫婦來，分咐道：「二太太、寅老太太俱已領我情面，王爺跟前我同寅老太太俱替你說清了。男在外廂，女在內廚。除衣食外，每年各給身價銀二十兩。明日寫了投詞，就進宅磕頭罷了！」熊良夫婦叩謝而去。

辰太太轉入樓來，寅夫人問道：「親家，你都向他說清了嗎？」辰太太答道：「俱經說清，明晨就進宅來磕頭。」寅夫人道：「熊良夫婦來投，這正是卿家升仙的先兆，女兒等無得真以奴僕相待。異日躋雲樓成為升仙樓，熊良夫婦來投之意才見明白。」螭娘、虬兒兩個聽了這幾句話，彼此相視而笑。

到了次日，熊良寫了一張投詞，托看門人傳進來。上寫道：

其投詞熊良並妻狐氏，因家中度日不過，情願投於柳府門下為奴。言明衣食外每年各給身價銀二十兩。進宅之後，任憑呼喚。如不小心，甘受責罰。恐後無據，立此存照。

柳毅收了投詞，熊良夫婦進入宅中，從上而下磕頭已過。熊良就住在外邊看守書房，狐氏就在內宅照管廚房。二人辦事，處處勤謹。滿宅中人，無不如意。又住了幾個月，寅、辰兩位夫人各自回家而去。

卻說時當十月中旬，忽然陰雲密布，雪花亂飄。沒消三兩個時辰，平地下就有一二尺深。忽從雪裡走來一個全真道人，走到王府門前，坐下化緣。看門的問道：「師傅你是化錢，是化飯呢？早些說清，我好打發你走路。你看王府門首，不可在此久住。」那道人答道：「貧道也不化錢，也不化飯，只化王爺見一面。」看門的道：「這卻難了！你是何人，就敢驚動王爺？」那道人答道：「貧道與王爺係有故交，寧不叫我一見嗎？」旁邊有一個掌家，說道：「王爺、太太，盡好管事。我上去代你稟聲，准見固好，不准見別怨。」道人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那掌家進宅稟道：「外邊有個道人，說與王爺係有夙交，特要求見王爺。」柳毅吩咐：「請他在東書房相會。」掌家出來，說道：「王爺在東書房相候，請師傅作速進去。」那道人跟定掌家，來到東書房裡，與柳毅見禮。柳毅問道：「師傅住在那山？」道人答道：「貧道住在崑崙山內。」柳毅問道：「適才小人兒說師傅與我係有夙交，是在何年會過？」那道人答道：「老王爺修橋濟

人之先，貧道曾在宅上擾齋一次。外有所贈律詩一首，這些年來不知還收著否？」柳毅聽了這幾句話，知道他就是覺迷道人。當時讓坐賜齋，齋罷，柳毅就留他住下。道人答道：「貧道非為一齋而來，正要常居府中，以盡我來之意。」柳毅道：「府中缺人清淡，如此正妙！」遂與柳毅朝夕敘談，說的盡是些方外的事情。柳毅聽得津津有味，遂敬以為神。

一日，道人向柳毅說道：「王爺位極王公，尊榮無尚。但俗態未脫，日後何以與兩位太太同歸正果？我有《度世良緣》一冊，覽此可洗脫塵氛，保養性靈。」說罷，就從囊中取書一卷，呈於柳毅。柳毅接上，展開一看，盡是行功、運氣、辟穀、煉丹諸方。柳毅得了這書，就把一切家務俱交於柳萼照管，日與兩位夫人在樓上看書靜養。將近半載，就能不食人間煙火。

辟穀一年，道人又向柳毅說道：「王爺俗腸洗淨，再以靈芝、甘露培其性根，以九轉神丹滋其元氣，庶幾遐升可望了。」柳毅道：「靈芝、甘露，誰能去求？爐火煉丹，何人執掌？」道人說道：「熊良夫婦，頗能辦此。照樣做去，斷不推脫。」柳毅遂著熊良專管爐火，狐氏採取芝露。嗣後，柳毅饑食靈芝，渴飲甘露，飄飄然如入仙境。

又住了三年，丹已煉成，共得七粒。道人拿去一粒，熊良夫婦各吃一粒，把四粒獻與柳毅。兩位夫人各吃一粒，柳毅吃了兩粒，自此，柳毅夫婦也不下樓了。每月望日夜間，月中從紫雲上下來幾位仙人，步入樓內，與柳毅夫婦談笑多時，半夜方各散去。道人向柳毅說道：「王爺仙體已成，貧道從此告辭。」又留下律詩一首，仍當雪夜而去。其詩云：

修仙無事尋階梯，養性虔誠賽木雞。

點破真精能羽化，一靈獨自到哇西。

但不知柳毅後來成仙如何，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